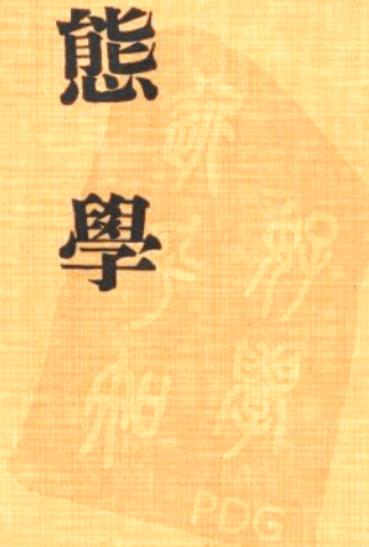


郭俊次編著

政 治 生 態 學



生活家居影近作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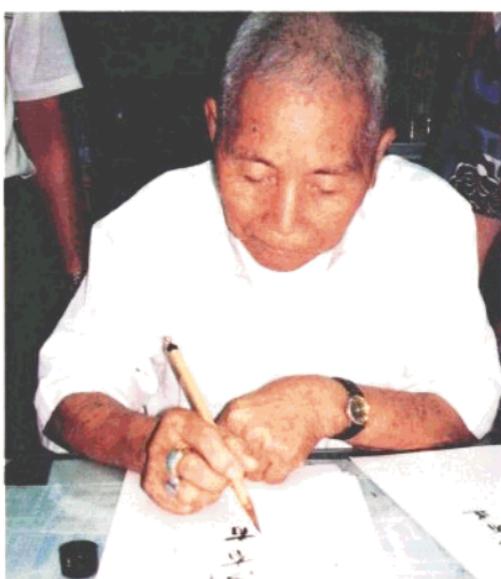
父 親 與 我

(臺南縣學甲鎮紅茄里三號，故居「椿萱館」
大廳合影，時年，1993.11.)



世界僧王 悟明長老上人

(悟公長老師父大人，佛壽85，榮獲中國文化大學哲學博士，
典禮後，合影於北臺灣華岡大禮堂，時年1994.3.)



(父親大人為本書
「壽星慧語」
(357頁)簽字
留念，時年，
1994.8.於高雄
市妹婿翁憲發家
中。)



三代同堂，法喜充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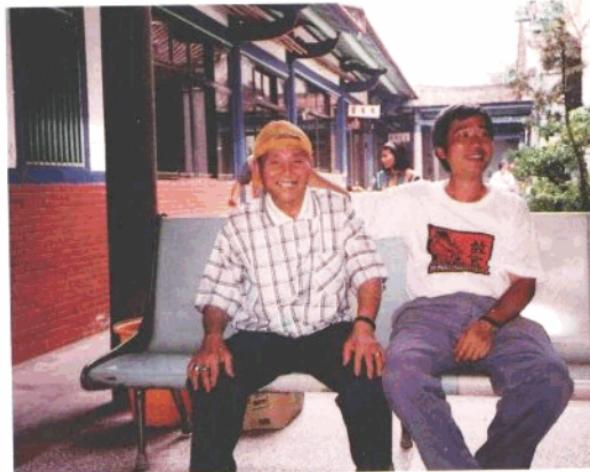
(小女淑芬出國留學，返鄉祭祖，向祖父辭行，合影於學甲故居佛堂正門，後中，為長男耀昌，後右，為次男耀隆，時年1992.7.)

(父親大人，郭有道先生，攝於學甲故居佛堂正門大廳之前，時壽82歲，時年1994.5.)



(小女淑芬，榮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公共行政碩士，內人郭鄭妹前往道賀，合影於康大校園，時年1994.5.)

(父親大人，與胞弟郭壬貴——山迪南企業公司總經理，參拜保生大帝後，合影於學甲慈濟宮，東側龍門，時年1994.6.)



(世界全壘打王，王貞治先生，與胞兄郭俊男——統一職棒公司總經理，與作者暢談臺灣職棒運動，三人合影於臺北來來大飯店，時年1993.12.)

(鷄鳴不已，中外皆然。因公考察奧地利文官制度，攝於當地餐館，時年1993.9.)



(中山即景：

國立中山大學兼課講授「國家政策學」，
攝於南臺灣該校校園，時年1994.6.)



(國際觀點：

政治學的發展地：法國
，巴黎；因公考察法國文官制度，攝於當地大飯店，時年1993.10.)

(華王行止：

國立中山大學講課，
夜宿高雄華王大飯店
，時年1993.10.)



(金榜題名時：

以全國文官升等特考典試
委員長身分，正式點榜，
右為考選部部長王作榮先生，
地點為考選部大禮堂，
時年1993.5.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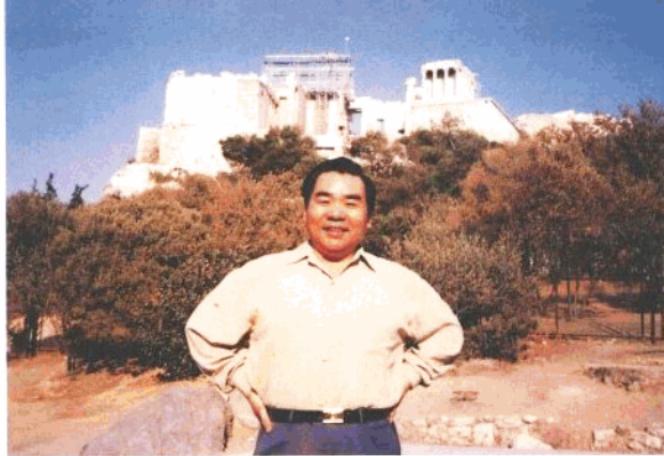
(瑞士山水甲天下，全世界
公民參政權最豐盛的國家
。因公考察，順遊湖光山
色，時年1993.9.)



(登上歐洲阿爾卑斯山
主峯，鐵力士山；雪
山行走，心曠神怡，
時年1994.5.)

(政治學的起源地：

希臘，雅典；攝於當年亞里斯多德講學地，時年1993.9.)



(政治學的生長地：

意大利，羅馬；攝於國家噴水公園，時年1993.9.)



(西灣夕照：國立中山大學，南台灣西子灣海角一景。時年1994.5.)



謹以這本「講授大綱」敬獻給：

關心「臺灣政治發展」的有心人士，並
共同迎接「小而強的年代」。

郭俊次鞠躬

謹以這本「講授大綱」答謝：

父親大人郭有道先生養育栽培之恩，並
恭祝他老人家「萬壽無疆」。

郭

俊 次

謹拜

民國83年6月19日

序：生態觀

在十九世紀末，二十世紀初，美國國務卿海·約翰（John Hay）曾經說過：「地中海是過去之海，大西洋是現在之洋，太平洋則是未來之海洋。」誠然，放眼天下，地中海的時代已經消失，大西洋的時代已經沒落，太平洋的時代業已來臨，「二十一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」。

「太平洋世紀的主人」，是誰？有人說：美國人？有人說：日本人？有人說：是遠方的歐洲人（尤其是德國人）？有人說：中國人？又有人說：前三十年是日本人，後七十年是中國人。我同意這個看法。

二十一世紀會不會出現「中國人的世紀」？我認為關鍵在於「臺灣的發展」。

「臺灣的發展」是多方面的，「臺灣已壯大到令人不容忽視」（New York Times），上天給臺灣很多「天時」「地利」「人和」的優厚條件，「臺灣已成爲中國龍的眼睛」（P. Walder），「臺灣已成爲一隻成年的老虎」（C. W. Weinberger）。

臺灣，這個「美麗之島」，有人說，它是「亞洲四小龍」，有人說，它是「小中國」（J. Penner），在它多元的「發展」中，最具有震撼力的成就，不是經濟的「奇蹟」成長，應是「政治民主化」的快速發展。——臺灣不但已成爲「民主的典範」（Washington Post），也有其「瑰麗的遠景」（C. W. Weinberger）。

臺灣的「政治發展」，真是多采多姿，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，有人喜愛它，有人厭惡它，有人說它是「進步的動力」，有人說它是「社會的亂

源」，有人說，它是一種「政治的鬭爭」，但也有人說，這是一場「寧靜的革命」（M. Nass）。誠然，臺灣四十多年來，在國民黨的主政下，無中生有，奇蹟地創建了一個「貿易島」，同時又順進地締建一個「政治島」。有人說，臺灣島的居民，人人會發財，人人又愛玩政治。

不錯，臺灣島上發了很多財，聲名遠播。臺灣島上的「政治參與」亦高度膨脹，甚至「爆炸」，也聞名於世。

政治學是一門古老的科學，在「科學的革命」中，有很大的變化，今天，在臺灣已成爲一門「顯學」。伊士頓（D. Easton）所提出的「政治科學的新革命」，已給臺灣的政治社會，提供很多的激勵和啓示。

臺灣的政治「發展」，有其文化背景。基本上，首要之路，就是先要培養一種高尚的政治人物。這種人是「政治家」（Statesman），而非「

(四)

政客」(Politician)。遺憾的是：「政治島」上，「政客」太多，「政治家」太少。政客只爲眼前選民的情緒去表演，而政治家，就是要爲子孫萬世福祉來著想。

世界級趨勢大師奈思比(J. Naisbitt)在其新著「全球弔詭」(Global Paradox)（一九九四年出版）指出：「這是一個小而強的年代」，臺灣島要能在二十一世紀中居於「舉止輕重」的地位，從「生態」(Ecology)的角度，急需建構「公民文化」(Civic Culture)中更多更多的「政治人」(political actor)，——這種人，就是有理性的，有道德的，有使命的，有理想的，有前瞻的，重公益的，輕私利的，並以「人文主義」爲中心，去做政治的生活 (political life)。臺灣要成爲「世界的臺灣」，關鍵在此。

柏拉圖 (Plato) 說：「國家的目的，在達求人類的善德。」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島，會走向：「臺獨」？「獨臺」？「統一」？何去何從，不可預測，基礎雖在「民意」，但主軸在「政治」。嘗謂：老虎之可怕，不在其銳利的牙齒，而在其威猛的身軀。一國之科技猶如牙齒，一國之政治猶如身軀。因為，「人是政治的動物」，亞里斯多德 (Aristotle) 的名言，「政治學乃基石建築之學 (Architectonic) 」，其理在此。

原「政治就是衝突」，「政治」又是「政策的制訂」，人人樂於政治，人人關心政策，有人說：「政治很可怕」，有人說，「政治仍是最偉大，且最榮耀的冒險」。但政治的本質，就是「為最大多數人謀求最大的幸福」 (J. S. Mill 的名言) 則為肯定。臺灣的政治發展，取決於「政治的生態學」。——有什麼樣的環境，就有什麼樣的公民，有什麼樣的公民，

就有什麼樣的政治，有什麼樣的政治，就有什麼樣的政府，有什麼樣的政府，就有什麼樣的服務。臺灣，這個「政治島」，在制度層面，需要更健全；在心理層面，需要更成熟。

因為，在現代生活中，「政府無所不在」，「政治生態學」便因應而生，且備覺重要。本作品，以「講授大綱」問世，從「國家」、「政體」、「機關」、「政黨」、「參政」、「公策」，及「國際」共七個角度，以「生態學」的觀點，透視析論：當前臺灣島上的「政治學」及「政治發展」。吾人皆知：臺灣的政治已走向「金權化」，「金」與「權」的惡性互動，已使民主政治爲之變色。孟德斯鳩 (B. De. Montesquieu) 的名言：「權力爲人之所欲，但絕對的權力，必然絕對的腐化。」賢人亦告：「醫治民主政治的毛病，最有效的良藥，就是使其『更民主』。」